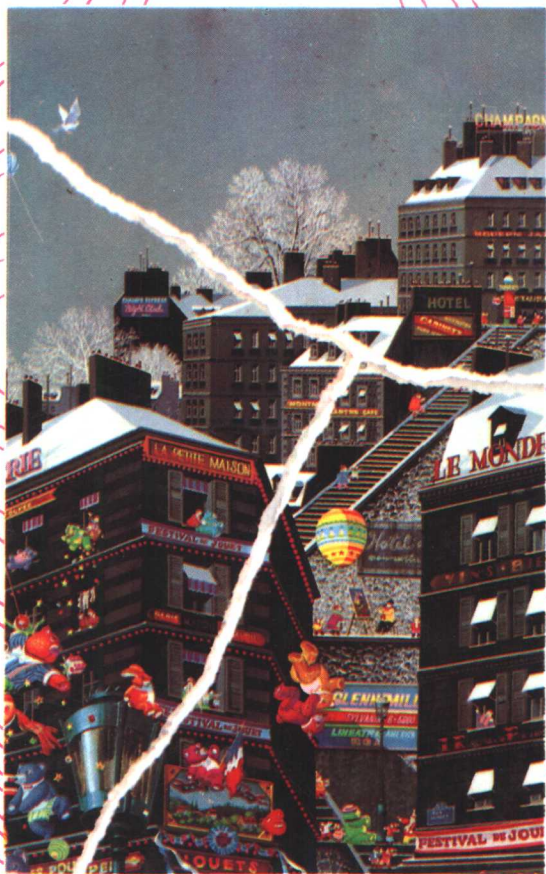


[日] 石川达三 著
金 中 译

破碎的山河



译林出版社



[日] 三浦达夫 著
译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 008 号

破碎的山河

〔日本〕石川达三著 金中译

出版发行:译林出版社

地 址: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地 址: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沙柳路东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0 千字

版次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标准书号:ISBN 7-80567-336-5/I.158

定 价:10.8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调换)

内容提要

石川达三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

《破碎的山河》是石川达三先生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主人公有马胜平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采用形形色色的毒辣手段，把对方挤垮搞倒，使自己的事业飞黄腾达，同时，他又将所得利润，投入公益事业，兴办教育；作者淋漓尽致地塑造了有马胜平的双重性格。早晨他同八十老母一起喝茶，是个孝子；到公司，他又是威严十足的会长，对部下，恩威并施，使人俯首贴耳；对子女，他是严父，不允许子女有一点自由；生活上，他则是典型的色狼，已有三个小老婆还不满足，又强占比他小四十岁的女职员，以泄性欲，甚至同亲生儿子争夺女人……

《破碎的山河》自1962年开始连载，后又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1969年以来已发行十六版，成为日本很有影响的一部畅销书。

致中国读者

从遥远的日本，我向中国广大的读者诸君致意。得悉由于金中先生的努力，我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感到非常高兴。日本现在被称为经济大国等等，但它的内部矛盾重重纠纷四起。这种现象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同样的。我不得不把日本的这些矛盾和纠纷写出来，是出于我对日本的热爱，也是我的悲愤的表现。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诸君不仅了解作品表面的故事情节，而且了解隐秘在作品深处的作者的悲愤。祝中国和平与繁荣。

石川达三

译者前言

石川达三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05 年生于日本秋田县。二十年代后期就参加了文学活动,显露出卓越的写作才能。1935 年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苍氓》发表,并获得第一届芥川奖,从而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地位。

1938 年 1 月,石川达三曾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记者来到华中战场采访,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因他在这篇报告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屠杀我国无辜居民的暴行,以至杂志遭到“即日停止发行”的处分,石川本人也被判处禁闭四个月,缓刑三年。

石川达三以他的社会小说著称,战后他的主要作品有:揭露日本法西斯镇压文化人士的《风中芦苇》;描写日本教职员工争取教育民主化的《人墙》;揭露日本政界与财界互相勾结、贪赃枉法的《金环蚀》;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父母子女之间那种单纯金钱关系的《骨肉至亲》。此外,他还写了各种题材的长篇小说三十余部。石川对社会变动非常敏感,善于抓住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用他那锋利的解剖刀,对社会弊病加以揭露,以唤起读者的注意。

《破碎的山河》是石川达三一系列社会小说中的名篇之一,它堪称《金环蚀》的姊妹篇。如果说,《金环蚀》以揭露日本政界、

财界的黑暗为主线，那么，《破碎的山河》则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的触目惊心的景象。作者围绕有马胜平和香月信藏这两大实业家的明争暗斗，把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矛盾，以及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破碎的山河》描写有马胜平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何采取形形色色的毒辣手段，把对手挤垮，搞倒，使自己的事业飞黄腾达。战后东京人口每年增长二十八万人，居民的住宅不得不向郊外扩展。有马胜平看准这一时机，利用垄断资本的权势，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秘密地低价买进准备铺设铁路的沿线土地。当铺设铁路的消息传出后，地价上涨，顿时获利十几倍。他又用这笔利润，建设一条电气铁路，使铁路沿线的地价再次上涨。接着，他又建设住宅出租或出卖；在住宅区附近，又由他所经营的公共汽车送居民上班、上学；还由他所经营的百货公司、电影院、游泳池、运动场、超级市场、高尔夫球场等各种服务行业，把这一地区居民的衣、食、住、行、娱乐全包下来了。总之，居民一抬腿，一张嘴，一伸胳膊，就把钱送进有马胜平的腰包里。就是这样——一个靠剥削养肥了自己的大投机商，却大言不惭地说：“我兴办的事业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公共利益，为当地人民谋福利。”从这里充分暴露出有马胜平的伪善面孔。有马胜平这种典型的双重人格，还表现在他对待自己家里人和部下那种阴险、圆滑的态度。早晨同八十多岁老母亲一起喝茶时，他装腔作势，显出“孝子”的姿态；到了公司，他又是个威严十足的“会长”。对待部下，他恩威并施，使人俯首贴耳；对待竞争对手精明果断，心狠手辣。就是对自己的子女，也不许小辈有半点自由。长子龙太郎，是胜平的得力帮手，但父亲的威严却压得他直不起腰来。次子秋彦酷爱艺术，愿意去演戏，并想同一个女演员相爱，但胜平认为这有

失有马家族的体面，硬要他去建筑工地当监工。秋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爱上了父亲的小老婆福村光子。当他得知她的真实身分时，精神上大受刺激，终于得了精神病。胜平有两个女儿，他都要女婿入赘，成为有马家族中的一员。他认为招女婿是最合算的买卖。别人培养好的好青年，不费吹灰之力就变成了自己的得力助手。但当他的女婿因为营私舞弊，失去了他的信任，他便把女婿赶出家门，硬逼女儿同她丈夫离婚。

胜平的妻子藤子只是一个摆设，他已有三个小老婆还不满足，又看上了比他小四十岁的女职员福村光子。光子的丈夫是个穷画家，一心想去法国留学，胜平就出钱让他去法国，以此为交换条件，霸占了他的妻子。小说就是通过这些描写，把有马胜平的丑恶灵魂，一层层地揭开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马胜平为了装饰门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教育家，兴办了一所西北学院，以培养人材为名，笼络青年为他的肮脏事业服务。可是这所学院刚刚办起，就被他的儿子秋彦放火烧了。连儿子都成了自己的敌人，可见有马胜平这种人是何等的孤立和可憎。作者这样安排，确是别具匠心的。

石川达三在《破碎的山河》中所提出的问题，正象小说的篇名所表示的那样，在为了“公共利益”的美名下，大自然遭到破坏，广大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而垄断企业却攫取了巨额利润。有马胜平的“事业”，不但使美丽的山河伤痕累累，而且更使许多人的心伤痕累累，真是名副其实地“破碎”了。

《破碎的山河》从1962年12月14日起在《朝日周刊》上连载，后又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1969年以来曾发行十六版，成为日本很有影响的一部畅销书。本书根据1978年8月出版的新潮文库版译出。

一、房屋虽小

房屋虽小，却占地一百八十坪^①，庭园里树木茂盛。这座宅院离大街稍远，显得格外幽静。用扁柏木造的大门上，镶着古色古香的拉门，门上面覆盖着茂密的松枝，它的风格多么象一所隐居的住宅。从大门口到门楼二十来尺长的石子路两旁的花圃里栽着杜鹃花、满天星、八角金盘，散发着芳香。这里的一切都是纯粹日本式住宅的格式。按照一定格式建造起来的房屋里住着按照一定格式生活的人。环境薰陶人，人适应着环境。民子在石子路上洒水，这是她每天傍晚的必修课。她光着脚穿着木屐，把和服的下摆塞在腰带上。腰带的颜色绯红，和她的年龄不甚相称，但这红颜色又是由她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在敞着门的门楼里边传来了电话铃声。她赶紧把水舀子扔进水桶里朝门楼里跑去。她等待电话，已经等了好几天了。是谁打来的电话，她不用问心里也很明白，这说明这一家是很少有人来电话的。

“喂！喂……”

“是我。”

“喂……”

“没事儿吗？”

“没有。”

“唔，我五点钟左右去。”

① 坪：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

“噢，等着您。”

多么简短的对话，至少证明对方不是生人。民子这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可以用“等待”两字全部概括起来。她日复一日只是一个劲儿等待胜平的到来。这与她深切地爱他却又是另一回事，因为除了等待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和手段。她毫无反抗地等待着他。她的男人总好象是在遥远的地方。对于住在远处的人，她束手无策。民子既不能主动去找他，也不能去叫他来。胜平只是在自己高兴的时候，或者有空的时候来看她一趟。只有这一时刻她才在人生中仿佛得到了短暂的解放。

她忍受着这样的生活，长年累月的忍耐使她成为一个不知反抗的、恬静的、毋宁说是畏首畏尾的胆怯的女人，自然她多少有点古派、拘谨。

座垫在太阳底下晒得松软软的，睡衣洗得干干净净，枕头套雪白雪白。她作好一切准备，使得胜平来到时万事都很顺手。民子给鲜鱼行打了电话订好生鱼片；打开煤气烧好洗澡水，又到厨房里看一看酒够不够喝，再给二楼的火盆上升着火，给壁龛上的花盆换了水，又把小锅放在煤气灶上做汤，然后梳洗打扮，换好衣服，顺便连内衣都换了，她的一切动作都是为了等待男人的来临。二十多年来早已成为常套，没有丝毫变化。民子没有变化，胜平也没有变化。每当她精心安排这些家务时，她的感情已经成熟了，如今她理应没有新的冲动，但有时她也有点焦躁不安。

夕阳钻进了地平线，胜平进门来了。汽车开不到这里，他在大街上就下了车，把车子打发走，吩咐司机到七点半再来接他。胜平空着手，帽子、大衣、皮包什么也没拿着，就象出去散步刚回来的样子，他朝正在开花的杜鹃花扫了一眼，踏着洒过水的石子路，推开门楼上的镶着玻璃的格子门，在这幽静的房屋里，顺着走廊进来，他默默地脱掉了皮鞋，踏上楼板，连招呼也不打一声。

胜平年过六十。体重八十公斤。半白的头发还长得很密，全身没有一点病。他这强健的体魄培养着他倔强、任性的性格。他踏着擦得锃光发亮的用扁柏木造的楼梯走上二楼，站在回廊的转角处向外眺望着黄昏时的街景。这一带是住宅区，四处都是茂密的树木，和漆黑的屋顶连成一片，见不到广告塔和霓虹灯。

民子从衣箱里拿出夹袍给他换上，又从他手里接过西服上衣挂到衣架上，说道：

“洗澡水已经烧好了。”

胜平站着，一边解领带，一边问道：

“郁夫在家吗？”

“郁夫是谁啊？”

民子抬起头问道，家里哪有叫郁夫的人？一定是弄错了，她只觉得一阵气闷，说道：

“你说的是竹雄吧？你这人真奇怪！”

“对，对。是竹雄。他在家吗？”

“还没有放学哩！……你连自己孩子的名字都记不住，多么冷酷的父亲啊！”

她心里埋怨他，同时又觉得没有办法。是我自己不好，怎能对得住孩子啊！这对父子一个月里不见一次面，虽然是同一血统，可是性情不相投，是漂漂浮浮的父子关系。就是胜平和民子的关系虽然已持续了二十多年，但好象是漂漂浮浮的没有根柢。她忍受着这样漂漂浮浮的心理，心中即使有怨言也不敢明说。有马胜平是一手掌握着二十多家公司实权的大实业家，他个人的资产就有几十亿圆。

换好衣服，他坐到小桌前，点上一支雪茄烟。民子下楼去把小瓶的啤酒和酒杯端到二楼。胜平一到这儿，先喝一杯啤酒是他多年来的习惯。这一杯酒下肚，他好象从日常的繁忙的公务中解

脱出来。从处理公务的地位回到了私人的生活圈子里。此刻他暂时离开了会长、经理、顾问等地位，成为一个普通的男人，平凡的男人。有时高兴，他把民子招呼到隔壁寝室里，然后开始入浴。

在胜平沐浴的时候，民子回到厨房去准备酒菜。一个月里只有一次，她以伺候男人的身分点上火，火照得她浑身都发热。她觉得自己皮肤也僵硬了，手脚也不灵便了。等到酒菜准备就绪，胜平干净利落地洗好澡出来。他衣服整洁，身材魁梧。民子看了一下座钟，正好五点半，到七点半这个男人就要走，他决不在这儿过夜，只有两小时半的幽会。在这样漂浮的关系之间，民子竭尽全力维护着自己的贞淑。她认为只有贞淑是她的义务。

竹雄推开格子门，一脚迈进门楼里的土间^①，闻到一股香味，是雪茄烟的味道，他立刻就猜到是老头子来了。

可是眼前脱鞋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父亲一来，母亲赶紧把父亲的皮鞋藏到鞋箱里。这或许是在竹雄出生以前母亲养成这种习惯。母亲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父亲到家里来。母亲感到这是件耻辱的事，而竹雄反过来感到母亲这种做法倒是耻辱。母亲曾经说过：“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要是让人看见他到我们这儿来，会给父亲添麻烦的……”

这句话的意思同时包含着“连你这个孩子也不许让人知道”。母亲也许觉得心安理得，可是竹雄觉得自己的处境就象喉头塞着什么东西似的窒息难忍，他不喜欢父亲。

他默默地脱了鞋，穿过回廊，跨进自己那间四席铺半大的小房间。他把装着笔记本，参考书的皮书包往桌上一扔，脱掉镶着金色钮扣的学生制服。他对这个一个月只来一次的父亲，总有一

① 土间：日本式的房屋中没铺地板的地方。

种齷齪之感。父亲从来没有在这家宿过一夜，因此竹雄从来也没有对父亲说过“晚安！”“早上好！”他从来也没有和父亲同桌吃过饭，甚至在他的记忆里他没有受过父亲的抚爱。

民子从楼梯上下来，穿着漂亮的和服。这不是平时穿的衣服，和服外面还披着短外褂。淡淡的化妆。母亲一梳洗打扮，看来还很富态、安详、漂亮。个子虽小，却胖乎乎的，与她的年龄相比，她年轻多了，她走到竹雄的房门口，说道：“你回来啦！父亲来了，你不上楼去给他请个安？……”

竹雄没有答话。显然他对母亲有所不满。他已经把父亲忘了，偏偏这时候他又出现了，而母亲却一心一意地伺候他，在这个青年人心里觉得别扭，不痛快，或许是妒忌母亲。

“父亲有话跟你说。”民子又说道。

这是她在讨好儿子。她知道儿子不高兴。父亲一来，他就不高兴。……这种心情她不是不理解。可是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办法呢？竹雄不喜欢胜平，这是明摆着的，可是胜平是竹雄的生身父。正因为竹雄是他的亲生的儿子，民子感到心里踏实，但在户口簿上，竹雄还不是胜平的孩子，而是民子的独生子，可是从血统上来说他们是毋庸置疑的父子关系。民子的肉体最能体味到这一点。民子正凭借这一关系设法缓和一下竹雄的心情。而竹雄正因为胜平是他的生身之父，才觉得难以忍受。

母亲走进了吃茶室，打开了电灯。六席铺大的房间里顿时灯火通明，四下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丝灰尘也没有。茶具橱、座钟、收音机、火盆、茶具等都各得其所，放得恰到好处，这是母子俩经常吃饭的地方。但母亲不是为了儿子，而是为了胜平才把这所住宅收拾得无可挑剔。她日日夜夜，耐心地执拗地等待着胜平的来临。她擦着走廊上的地板，打扫洗澡间，擦洗门楼上的玻璃，都是为了等待胜平。母亲就象父亲喂的一只母鸡。可是母

亲却心安理得，也不知道向父亲提抗议父亲说什么，她就听什么，她尊敬父亲，对父亲感激不尽。……

民子端着漆器的盘子，上面放着酒壶和酒肴，穿过走廊，向二楼走去。竹雄叼着香烟，站在一旁，凝视着母亲的背影。他见到母亲那急急匆匆，娇里娇气的模样，越发觉得母亲象一只母鸡，真是女人式的女人。……他瞧着母亲的可怜样，更加憎恨起父亲来。正由于这个父亲才使自己从这个母亲身上生下来，他才感到难以忍受的屈辱。

窗外已全黑了。竹雄倒卧在桌子跟前，透过窗户眺望着淡淡的月色。电话铃响了，他不去接。电话铃一个劲儿响个不停，他索性睡下了，一会儿听见母亲急匆匆地从楼梯上跑下来。她轻声地回答对方的问话。她从来没有在电话机跟前大声说过话。

母亲上楼后，接着又听胜平踏着沉重的步子从楼上下来。竹雄竖起耳朵细听，他想听听父亲打电话时说的什么事。他还是愿意了解父亲的事儿，因为有关父亲的事，他实在知道得太少了。

二、衔着雪茄烟

胜平在睡衣外面又披上捻线绸的和服，束着宽幅的腰带，衔着雪茄烟，拿起了听筒。对方恭恭敬敬地说道：

“您是会长吗？我是岩渊。您正在休息的时候，我来打扰您，对不起得很。”

岩渊全都了解会长此刻在干些什么。别的职员是不会贸然打电话来的。因为岩渊担任秘书，他就无所顾忌。胜平在各公司以及自己住宅里有五十多位秘书。而岩渊给他当秘书已经十多

年了。

“有两件急事要请示您……”岩渊说。

“唔。什么事？”

“一件是上次说过的正在建设中的公寓的事。”

“公寓又有什么事？”

“反对建设公寓运动的代表预定明天早晨九点到十点之间到您府上去拜访您，您看怎么办？”

在涩谷^① 郊外小山丘上正在建设一座地下一层、地上七层的公寓。现在地下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地上竖钢架。工程由胜平主持的有马建设公司承包，公寓建成后由胜平的长子龙太郎任经理的有马住宅公司管理，住房共三百十二套，店铺共四十八家，估计一年的收益达一亿八千万圆。

“反对运动是怎么回事？”胜平冷静地反问道：“谁在那儿搞？”

“嗯……说是公寓建成后，挡住了他们的日光照射，也就是北边和西边的那些住户。”

“全部有多少户？”

“在反对声明书上签名的共有四十九人。”岩渊答道。

“都是些什么人？是住宅的，还是商店的？”

“大部分是住宅兼商店，其中有按摩业、牙科医生、旅店等。”

“这反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次是第一次吗？”

“嗯……采取反对运动这个形式这还是第一次。”

“在这以前没有什么动静吗？”胜平责问秘书。

“曾经来过信。”

“什么信？”

① 涩谷：东京的一个区名。

“总之说，公寓建起来盾妨碍了他们，要求停止兴建。”

“这种信来过几封？”

“五封。”

“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吗？”

“是的，都是个人名义，是一封一封地来的。”

“这么说，这些人现在团结起来了，找到了同伙，是不是？”

“可以这样认为。”

“一句话，他们是要钱，对不对？”

“也许是。”

“他们说的是要钱呢，还是要求停止施工？”

“要求停止施工。”

“要求停止施工？那么在半年以前就该来了。”胜平十分明确地说道。“建设公寓这件事在地基买好以后就公布了，那是十个月以前的事。地下工程开始至今也有六个月了。”

“是的。”

“那时候不搞反对运动，现在地下工程已经完毕再来要求停止施工，那明明是要钱。是不是？”

“也许如此。”

“行，见一见他们。你答复他们，明天早晨九时到我家来。”

“是……”

“另外还有一件什么事？”

反对运动之类的事，胜平根本没放在心上。他想：任何巨大的事业，必定会有人出来反对。电视台兴建时，还有人反对普及电视。那种小里小气的反对运动还能阻挡人类文化的堂堂前程？”害怕有人反对，就不要干大事业。——他想到。正由于他充满着自信，使得他的事业不断发展。

“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叫池内茂也的人……”

“唔。三四天以前他不是来过一趟吗？”

“是的。他说无论如何要跟您再见一次面，说明天早晨来。”

“是什么事呢？”

“他说是绝密的事，要当面跟您谈，我估计也许是建设新的电车路线的事。”

“什么地方的路线？”

“他说他要当面跟您谈，说是这条路线将来大有希望。假如马先生不接受。他就去找香月先生。”

香月信藏是有马胜平事业上的竞争对手，是十多年来的仇敌。香月经营着两条电车路线和二十八条公共汽车路线，还有七家旅馆和大小五家百货公司。池内茂也知道事情的内幕，故弄玄虚。

“我造了电车路线，这个池内又有什么好处？”胜平问道。

“具体说不清楚。总之他可以积极帮助您收买土地，此外他可以给当地议员做工作，协助申请批准手续。另外他自己有相当一部分土地。”

“噢，我明白了。这个人你把他介绍给龙太郎见面，详尽地听他的意见。此外你包上十万圆送给那个池内，告诉他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以前先稳住他，你看怎么样？”

真是冗长的电话。他挂断了电话又拖着沉重的身躯，一级一级地登上二楼。在事业上他贪得无厌，不讲人情。他认为人情是阻碍事业发展的。一桩事业的成功，它本身对社会对民众有利，而因此受到损失的不过三五个人，这样一点牺牲是无可非议的。兴建学校，附近的居民觉得吵得慌。火车通车了沿线的居民觉得危险，有噪音。但并不因此就停办学校和铁路。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小小的牺牲，我的事业都是为社会服务的。

民子怕酒壶里的酒凉了，用铁壶里的水温起来等着他上楼